

不要在年輕時就認命

牟鳳嬌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看武俠小說。我出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個時候資訊還是很匱乏的，是古龍和金庸的小說陪伴了我的成長。

雖然我的性別是女，但我從來不看瓊瑤小說，很早很早就是。因為從小在我心目中就想不通，那些豪門子弟的愛情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覺得轟轟烈烈，天崩地裂，而我只覺得矯情。

一直以爲自己是個怪胎，後來隨着慢慢長大，才發現，我懵懂的愛好是對的，因為沒有一個世界能像武林世界那麼公平，只要你武功高就可以了，沒人管你是東方不敗教主的兒子，還是只是路邊一個乞丐的兒子。

這對一個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的人來說，武林世界是個多麼理想的烏托邦呀！

其實，階級在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分化了。

真的很幼稚，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以自己的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爲榮。

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覆試時，有一道考題就是用英語介紹自己。

我竟然很驕傲地對着導師說：「I'm from a little village.」渾身上下散發着一股酸味。那時的我也不明白，漂亮也是社會的一張通行證，頂着很短很短的短髮，穿的也很學生氣，會有哪個導師會喜歡這樣的土包子。

當時的我不懂，即便教育也不是絕對公平的，畢竟真正追求學術的人太少，而導師也有名利的需求，一個農村來的孩子，能給他們帶來什麼交換價值呢？

後來面試完，大家一起交流我才發現，有的人已經提前半年就開始來上導師的課了，並主動請客，順道請教導師問題。在傳媒經濟學的七個參加覆試的人中，只有我一個來自農村，沒找過導師交流。

當我說面試是第一次見到傳媒經濟學的喻老師時，他們都長大了嘴巴，說：「這麼大的事都是你一個人弄，沒人幫你參考決策嗎？」

是的，沒有。

如你所料，那次覆試，差額面試七個人掉一個，我就是被刷掉的那一個，明明面試的分數超過了平均線六十分多，但是傳媒經濟學的導師老師沒有選我。

就在我的寢室，一個來自東北的姑娘。

她的父母開工廠，家裏有游泳池，關鍵長得還好，怎麼看都像韓國明星張娜拉。

在大學時，東北姑娘最勵志的事情就是做瑜伽，其餘的事情都是在各種戀愛、哭泣、戀愛、甩男人中度過。

在大三的下半學期，家裏親戚在北京的部隊做高級幹部的東北姑娘，寒暑假都到央視實習，然後在考中國傳媒大學的研究生之前，已經和導師的乾女兒成了閨密。嗯，沒錯，她最後成了我們系少有的優秀生，考上了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

在此後的很多年，我才明白了，當初上學時，我的一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英語老師給過我一個忠告：「像我們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不要打算進媒體，繼續考研究生吧，能好一些。」

雖然，我最終成了新聞學院中的少數，進了一家報社，而且是地市報全國前十強，也拿過大大小小的獎，但是我更無比相信英語老師那句話了。

他說的沒錯。在報社和銀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只要拎出一個，像我這種沒有絲毫社會關係的基本不到十分之一。

你會發現就像俞敏洪當年在北大唸書時發現的一樣：你的同事付出遠遠比你少，但是他們即便原地不動，你也要奮鬥好幾代才比得上。

比如，有父母是廳級幹部的；比如，有父母在黨媒工作的；比如，有父母開工廠，資產幾億的。

過了很久，我才明白，其實被話病的高考、公務員考試等真的是一種再公平不過的階級流動方式。

我採訪過本地區住建局的一名副局長，北大研究生畢業後直接人才引进，他就是來自山西一個小農村。在基層當了兩年副局長，攢夠基層經驗，去年他成功通過選調考試到中央某部委上班去了。

而我，也兜兜轉轉，曲曲折折，進了報社，後來辭職，進了機關事業單位，雖然，對於出身好的，可能一畢業省去很多彎路，直接一步到位。

有人說，出身好是一種運氣，但長大後，在慢慢變老的過程中，讓出身的因素影響越來越小就是一種能力。

坦白說吧，也許我們不是不知道階級不是絕對的，我們只是覺得打破這種藩籬是一件很麻煩很辛苦的事情，不願意付出任何努力。

我們總說，認命。但實際上，你可以選擇，不要在年輕的時候就甘心認命。

與法國老太太對話

小雪



「你真的這麼想麼？」

法國老太太是我的法語老師，這一次談話只有我和她，因爲，其他六位學生不約而同地都跳課了。但是我記得，那天的天氣並不差，陽光也很好。

我們的對話從老太太的提問開始：「好吧，我們聊點什麼呢？」老太太看了看我，我並沒有什麼好主意。老太太繼續說：「你以前在美國，紐約，對吧？你更喜歡紐約還是巴黎？」

「當然是巴黎。」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並不是因爲老師是巴黎人而這麼說，我有我的理由：「因爲我是個慢性子，我更喜歡巴黎緩慢的生活節奏。人們在這裏更能享受生

活，在慢慢地享受生活。」

老太太一邊聽一邊點頭，表示她聽明白了我的解釋。

等我說完，她才露出驚訝的表情：「你真的覺得巴黎的生活節奏慢麼？」我很肯定地點點頭。

老太太繼續說：「住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人來到巴黎，他們都會覺得巴黎生活節奏簡直太快了！快得簡直難以想像，快得讓他們恨不得馬上逃離。」

「噢，這是真的麼？」我臉上的表情表達了我的驚訝。

「是的，不過當然，我相信紐約更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忙碌的城市。噢，那不適合我。」老太太優雅地用手撥了一下額前銀白色的鬚髮。

慢慢地，我們聊到歐洲的國家，法國、德國、瑞士和意大利，顯然老太太對瑞士這個鄰國各方面的高效表示相當的羨慕和讚賞。然後我們又聊到了中國。

「在我看來，中國人，日本人，都非常謙遜，很內斂，很自制。」老太太很認真地說：「我經常能在街上看到很多很多中國人。而在十年前，真是很少見到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慢慢富有起來，開始到歐美看看不同的世界。」我停了停，有點難爲情地說：「只是有的時候，巴黎的中國遊客確實有點多，偶爾也會給你們帶來一些不便。」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必爲有的法國人說中國人很有錢卻很粗魯而感到不舒服，他們只是嫉妒你們有錢而已！」老太太一點都沒有開玩笑的意思。我心中又是那個問號：「你真的這麼想麼？」

老太太用她快速的法語迫不及待地闡述了她的一套關於不同人群人種與生俱來的特性等等的理論。我聽得越發地驚嘆，雖然她是一位給外國人教了一輩子法語的老師，卻彷彿是一位資深的社會學家。

法國老太太，真有意思。

佛慧山尋幽

安立志



遺址整修完畢，趁清晨涼爽，便決計攀登佛慧山。

濟南這個城市的確得天獨厚，說不盡的山河湖泉風光。山是泰山，從南部探入城區之山，均屬泰山山系；河是黃河，滾滾濁流穿城北而過。泰山之陰，黃河之陽，濟南這個城市襟山帶河，兼倚中華文明兩大標誌，可遇而不可求。泉，狹義上是趵突泉，廣義上是七十二泉，泉是濟南命脈所繫，也是泉城源起；湖指大湖，地下湧流是爲泉，湧出地面而爲湖。佛慧山正是泰山之餘脈，甘露泉即爲七十二泉之一。

佛慧山景區坐南朝北，如同一個巨大的U字，三面環山，中爲山谷，海拔雖只四百六十米，但山勢崔嵬，懸崖峭拔，峽澗陡深，巨石危立。天氣晴朗之時，身處佛慧山巔，俯瞰泉城，可見明湖如鏡，大河如練，一派市井，齊煙九點。佛慧山植被茂密，以柏榆楓樺居多。正值雨後，油亮的樹葉青翠欲滴。懸崖下，山澗中，泉水叮咚，小溪喧囂，加之秋蟬伴奏，體現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機。

佛慧山是近年濟南新闢的山體公園之一，一些詩意的景點，如禪茶別院、悟德齋、空谷尋幽等，乃至千米畫廊沿線的望佛亭、環翠亭及衆多觀景亭台，都是新近落成的建築。佛慧山的文化底蘊倒是體現在黃石懷古、慧山問佛、開元遺韻等幾處。

我從U字的左上端進入景區，攀英雄關、走黃石崖、登望佛亭，踏上千米畫廊，過一線天，直到佛慧山主峰。這條路線經過的第一個遺跡是黃石崖造像。該處景點位於羅漢寺頂半山之處。從題記來看，這些造像從北魏正光四年到東魏興和二年。自東漢以降，佛教作爲來自西方天竺國的外來文化，與以儒、道爲主的本土文化很自然地發生了滲透性與排異性的碰撞與對抗，並在碰撞與對抗中不斷適應與融合。外來文化能否在中國立足，從根本上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在中國歷史上，既有極力推崇佛教的皇帝，如漢明帝、梁武帝、隋文帝、唐憲宗等，也有極力排斥佛教的「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的滅佛行動，加之「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千百年來，這些殘缺的造像竟不知毀於哪朝哪代，何人之手。

佛慧山景區最負盛名的當屬大佛頭。大佛頭處於U形景區的底端，位於佛慧山主峰北側接近山巔的位置。清代官員濮文暉的詩句「絕壁探奧戶，禪房萃幽景。崖凹嵌佛跌，廚炊接雲頂」，狀寫大佛頭最恰切不過。這尊建於北宋景祐二年的巨大佛像（高七點八米，寬四米），其實是一尊釋迦牟尼的佛首像，因僅刻胸肩以上，俗稱「大佛頭」（佛慧山別稱「大佛山」，即由此而來）。整尊造像，雕刻細膩，面容圓潤，法相端莊，雄偉壯觀。後人臨崖築拱形佛龕，護大佛於內。佛龕額書「大雄寶殿」四字，係清代翰林學士張英麟手書。佛龕外東側石壁上，有北宋年間鑄刻的方形淨風塔兩座，體態玲瓏，風格典雅，惜已風化脫落。由於大佛頭是景區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造像，故濟南人長期以來一直將該景區稱爲「大佛頭」。從山下通往大佛頭，雖有東西兩路石級，許多人望而生畏，爬上去並不容易。

古代有「濟南八景」之說，「佛山賞



菊」即爲其一（其餘七景爲「錦屏春曉、趵突騰空、鵲華煙雨、匯波晚照、明湖泛舟、白雲雪霽、歷下秋風」），不知這八景始於何年。明末崇禎年間的《歷城縣志》載：「大佛山，城南十里，名佛慧山……峰巒突兀，澗穀縈迴，丹樹黃花，更宜秋色……故八景標爲『佛山賞菊』。」該書卷首刻有八景圖，每景配古詩一首，「佛山賞菊」的配詩是：「千佛山東佛慧山，秋來黃菊遍岩間。泉名甘露茶堪品，多少遊人探菊還。」明人張弓也曾專爲「佛山賞菊」題詩：「木落天空凋萬卉，幽岩老菊始芬芳。壺觴遠就秋光冷，嶠嶼深藏晚節香。高會祇今傳盛事，浮生何日不窮忙。西風破帽難收拾，遮莫黃花笑客狂。」張弓不會晚於崇禎年間，這說明至少在明代，「佛山賞菊」就已成爲濟南一景了。每到秋風蕭瑟之際，綠色松柏，遍地紅葉，滿山黃花，的確是難得的自然景觀。佛慧山的菊花是野菊，並非人工栽培。一場秋雨、一夜寒霜，諸般野花不耐寒冷而凋零，山澗深谷，峭壁懸崖，泉池側畔，只有金燦燦的野菊花，一叢叢、一簇簇地盛開，並被人們賦予了某種高尚的精神與氣節。

「開元遺韻」是濟南市近年着力打造的一處景觀。開元寺位於U形景區的右下方，大佛頭與開元寺，就水準距離而言，不過咫尺之間。然而，二者高低落差至少在二百米以上，我從大佛頭到開元寺，幾乎是「空降」下來的。據地方誌記載，開元寺建於唐代開元年間，原稱「佛慧寺」。明初，濟南城內開元寺被官府佔用，僧衆徙居於此，遂改稱「開元寺」。開元寺原有正殿五間，東西配殿各三間。「殿前多古樹，濃陰可翳止」。殿後石壁鑿有石室多間，「歷下諸生，多讀書其間」。然而，開元寺早已荒廢。

聞知開元寺遺址整修完畢，參觀的人們，手持登山杖，頭戴遮陽帽，絡繹於途，不絕如縷。進入院內，映入眼簾的是，當年的佛殿，只剩下一座荒臺，一堆亂石。開元寺坍塌倖存的建築構件，如柱頂石、須彌座、台階石等堆在一邊。相對這些壞壞了的人工建築，自然生態的峭壁與清泉，倒是歷久不衰。山陰下，峭壁上，石窟中，一排排、一座座的佛像兀自端坐或入定；石洞中一尊較大的佛像，面前竟然擺着供品。這些或身首異處或四肢殘缺（有的只剩下輪廓）的佛像，不知何人爲其塗上了厚厚的金粉，這種層次的「再塑金身」，幾乎等於「佛頭奉葬」。懸崖上的題刻，由於歲月久遠，風化脫落，大多字跡模糊，依稀可辨的還有「自有靈岩」、「逍遙遊」、「山高水長」、「岩德猶龍」、「儀型是式」、「懿範孔彰」等數處。

甘露泉似乎並不在意年代的漫漶，它

從懸崖下的山洞裏滲出，落入下方的秋棠池（以此之故，甘露泉亦稱「秋棠泉」），「色澄清，可鑿鬚眉，挹巨觥之，冷冽澈入肺腑」，且歲歲年年，永不乾涸。清人任宏遠有詩讚甘露泉云：「味同甘露冷同冰，大佛山頭一勺清。不信此泉堪煮茗，拭苔拂草看題名。」同代詩人范炯則有：「佛慧山十里遙，開元古寺建山椒。山僧不解通姓名，自汲山泉飲一瓢。」

面對開元寺荒涼破敗的遺址，只能發思古之浩嘆。那麼，原先的開元寺是什麼樣子呢？古代沒有照相設備，無法記錄開元寺的原貌，清末民初的陳德徵寫過一篇遊記，從中可以看到一些百年前的資料：「……入寺，見壁間佛像無數，三面危崖峭削。岩下有泉……泉上有亭，可坐而聽泉。其楹聯雲：『源遠流長，亭臨泉上；峰迴路轉，寺隱峪中。』……題曰『靜虛亭』……文昌閣居寺之中，其岩下有竹籬，階前花木繁盛，間立奇石，透繚玲瓏。閣後峭壁三面，如屏風然。」從其記載來看，開元寺在當時也只一亭一閣，正殿、配殿早已蕩然無存。

出門向右是個不大的院落，北側是一座雄偉的仿古殿閣，背倚懸崖掩映在綠樹之中。殿閣西側一座小橋，過橋是一處觀景平台，平台外側則是懸崖。出開元寺向左，台階下一亭翼然，三兩遊人正在小憩。下山的石階經過修葺，已不復蒼涼破敗之狀。許是雨後的緣故，懸崖下、石縫裏、泉池中，清泉汨汨，流水潺潺，已經水泉難分。下行不遠，路邊有一碑銘——「千年古道」，鐵鏈內側，是一段亂石砌成的斑駁破敗、凹凸不平的山間古道，這是人們當年進香拜佛必經之路，不知上面印了多少古人的足跡。再往下走，一座牌坊迎面而來，上書「色空不二」，背面則爲「入禪心門」。兩幅橫額，禪家意味頗濃。清水漫流在山道右側，匯入一個水池，池中水草數叢，睡蓮一簇，花蕾在蓮葉下似隱似現。

進入山谷底部，山路較爲平緩，山澗裏水聲喧嘩，與遊人的嬉鬧混成一片。時序雖已入秋，畢竟暑氣未消，山間林木滿眼綠色，路邊的花木也充滿生機。離出口不遠，兩座牌坊巍然矗立，一北一南，一舊一新，南新北舊，新者橫額「開元遺韻」，舊者上書「開元勝境」。二者均不忘「開元」二字，看來佛慧山景區突出的正是「開元寺」這一主題。舊牌坊陽面的楹聯曰：「秋棠泉美滄溟樂，佛慧山青養淨歸。」一水一山，道出了開元遺韻的自然真諦與佛家情懷。

令人驚奇的是，此時的景區出口，竟然出現了「清泉石上流」的奇異景觀，清澈的泉水漫流在路面上。爲拍下牌坊上的文字，我只得在泉水四溢的路面上閃轉騰挪，尋找立足之地。

真當我還沒長大？

嚴陽



四十年前我插隊農村的時

候，還不到十七周歲，很多事懵懵懂懂的。

那時我插隊的那個生產隊有個中年人家境很不好，孩子很多，但人看上去似乎挺義氣的，這就對上了我的個性。因此，冬天的晚上，我獨自一人沒事幹，有時會到他家裏坐坐，聊聊天什麼的。有一天晚上，坐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他皺着眉跟我說，快過年了，手頭有些緊，他想借這農閒之機，從本地販運蔬菜到外地，多少掙兩個錢全家好過年，希望我能夠借幾個錢給他做本錢。頭腦非常單純的我想也沒想，便借給了他十元錢。十元錢在今天當然微不足道，可在當年，那是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按照當時國家的政策，插隊知青下鄉的第一年，每個月政府發給十元錢的生活費。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也不要說過年前他沒有把借我的錢還給我，就是過年後也沒有，並且從此之後他絕口不提這事了，一直到我考到學校離開農村，有意無意地到他們家走了一趟之時都是這樣。八年前，我與昔日插隊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了聯繫，一年會重返那裏一到兩次。讓我十分驚訝的是，這位當年向我借錢的中年人——如今當然已經是六十開外的老年人了，不只絕口不提當年之事，並且還再次開口問我

：「能不能借兩個錢我用？」我先是愣了一愣，隨後笑道：「真的不好意思。雖然說我確實還是有兩個錢的，但是在我們家是我太太當家，我能控制的數額非常有限，相信這點錢你是不感興趣的。」結果，他一笑，我也一笑。

年輕時的我，有些俠義，也有些天真，對於成年人，尤其是那些老於世故之人的思維是很不了解的，對於那些心計很深的人也缺乏必要的提防。或者說，我對於身邊的各種各樣的人，總是以十分善良的眼光去看待，認爲他們一定跟我一樣樸實與善良，何況那位借我錢的中年人，家庭確實困難，很讓人同情，平時感覺上也很談得來。但我不知道的是，這世界上什麼樣的人都有，包括看上去很樸實、很善良但其實未必樸實與善良，可能在暗地裏盤算着你。所以，當年我被忽悠，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事實上怪不得別人，只能怪自己，怪自己沒有多長一個心眼，怪自己太年輕、太幼稚了。

今天的我可不能年輕了，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我都接近六十的人了，如果繼續如十七、八歲時那樣懵懵懂懂、糊裏糊塗，那麼，過去這幾十年的飯我不是白吃了？路不是白走了？並且我同時以爲，從前犯下那樣低級的錯誤，別人可以同情與諒解，如果今天重犯笑話日那樣的錯誤，那麼，即該被人笑話和蔑視了——你肩膀上長着的那玩意到底是不是腦袋？你真的一點記憶都沒有？